

况浩文 / 著

一双
绣花鞋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况浩文 / 著

一双
绣花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双绣花鞋 / 况浩文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15. 1

ISBN 978-7-220-09327-2

I. ①一… II. ①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6083 号

YISHUANG XIUHUAXIE

一双绣花鞋

况浩文 著

选题策划
特别致谢
责任编辑
实习编辑
封面设计
内文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刘周远 王定宇
涂平 丛梅
王定宇
杨雪妙
熊猫布克
杨潮
何秀兰
王俊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[http: //www. scpph. com](http://www.scpph.com)
sichuanrmcbs@sina.com
@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
(028) 86259457 86259453
(028) 86259457
成都勤慧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
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168mm × 235mm
25. 75
360 千字
2015 年 1 月第 1 版
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09327-2
38. 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序：一段传奇

况浩文的小说《一双绣花鞋》，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段传奇，这毋庸置疑。

有幸的是，我是最早接触到这部作品的读者之一。记得那是1969年的某一天，我当时在大巴山区一个贫瘠山乡插队落户，当俗语说的知青。那个生产队真是穷得可以，每天全劳力工分十分大约值人民币一两分钱，而我这个文弱书生还靠生产队长照顾劳动一天可得工分八分，也就是零点几分钱吧。穷乡僻壤的困苦生活是很难熬的，所幸的是我还带了一批在“文革”中从各个渠道得来的中外名著，可以给疲惫苦闷的精神一点儿慰藉。更所幸的是那个山村虽然穷僻，却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从村边通过。也正是这条公路，使我和散落在其他山乡的知青们尤其是重庆知青们有了往来。当那些来自山城的知青们，知道我手上还有德莱赛的《马背上的水手》、泰戈尔的《沉船》、阿·托尔斯泰的《苦难的历程》（上下卷）、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以及《三侠五义》《金瓶梅词话》（残本，仅一卷）、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（龙榆生选注）、《鲁迅选集》等中外名著，更还有当时年轻人最喜欢的歌曲集《外国名歌二百首》，简直就把我当作那一片山地的图书篓子了。通过阅读中外名著来弥补精神空虚和苦闷的重庆知青真不少，他们纷纷来找我交换图书，但我也是有选择和条件的，除非我真正喜爱的名家好作品，我那些宝贝书是不会轻易地交换和借出的。这也招来一些非议和诟病，甚至说我

一双绣花鞋

是书虫只供自己钻不让别人看，太小家子气了。可要知道，在那“文革”还在轰烈的岁月，每得到一本好书以至带好文章的纸片都多么不容易啊！我当时住在生产队的面房里，那些老乡拿来包面条的书本儿、报纸或者有字的纸片儿，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去寻找，每有发现都格外惊喜，连繁重的劳动带来的疲惫也会烟消云散。说我抠门儿就抠门儿呗，只要能守住我那些宝贝书籍就行。但有一次例外，就是这天，一位身材消瘦个子高挑的重庆知青登门换书，手里只拿了并不厚的皱巴巴的一个纸卷儿，却开口要换我两本书，点出的名字还是我从不肯轻易借人的名著！出于好奇我接过那个纸卷儿，瞄了一眼第一页上写的字就不由一惊——一双绣花鞋！就这么一个充满神秘和悬疑的名字，使我猛一下就被牢牢吸引住了，在匆匆看了正文中的几行文字后，就决定跟他交换着看，并彼此留下了地址约定了还书的时间。没等那位书友走远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跑进面房最里面那间黑乎乎屋子，借着牛肋巴窗子透过的微光贪婪地看了起来，那复杂曲折的故事险象环生的情节，以及那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气氛，尤其那一双诡秘刺目却又让人过目难忘的绣花鞋，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。只可惜那是一个传抄的手写本，而抄写人大概也只是个初中一二年纪的学生娃，不但字体幼稚还有不少错别字。奇怪的是这些并没有影响阅读者的浓厚兴趣和特殊快感。手抄本是当时文学作品流传的一种方式，在知青中相当流行，这其中当然也有一些低下得不入流的作品，而《一双绣花鞋》肯定是好作品中的佼佼者之一。当时也不晓得作者是谁，只凭后来知青们的传闻知道作者是重庆的一位公安人员，不然没有丰厚的生活基础和现场破案的侦查经验，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扣人心弦的公安题材好作品来的。写到这里，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在插队山村小屋，借着破窗微光阅读这部作品的欣悦和赞赏，那么真实那么刺激那么发人思索，历历在目犹如就发生在昨天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山城重庆是我的文学舞台之一，因此结交了不少文友。经重庆文联的老师李耀国介绍，我曾和《一双绣花鞋》的作者况浩文大哥有过两次会晤和交谈。我的印象是浩文大哥的确是公安题材的故事篓子，谈起

重庆地区解放前后发生的大案小案和奇案便眉飞色舞滔滔不绝，就那些龙门阵也是很好的小说素材。只可惜他当时先后担任重庆市外经贸委主任、重庆长发集团公司董事长等职，正随着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忙得不可开交，哪有时间写小说哟。他还开玩笑地说，我讲这些故事不但有出处而且还很精彩，你们拿去写嘛。可是没有公安经历的人去写浩文大哥所说的那些公安题材，还是有一定障碍的，我虽然动过心但还是想想也就作罢了。记得到了2000年以后，我已经从成都移居北京成为文学影视的北漂了，耀国兄从重庆来与海润影视公司商讨修改以《一双绣花鞋》为蓝本创作的电视剧本，才又重新勾起我对这部著名作品也是传奇手抄本的记忆，并跟耀国兄一样认为以此改编成的电视剧一定会火爆，会受到全国观众的关注和欢迎，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。我是从来坚信文学原创对电影、电视剧本的核心作用的，浩文大哥用独特敏锐的目光发现的那一双神秘绣花鞋，就是影视编导们所企望和渴求的文学故事核心。所以在该剧热播的时候，我一边观剧一边为浩文大哥喝彩。

这肯定是一段文学传奇，而在当代中国文坛这样的传奇也并不多。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为浩文大哥的文学作品结集出书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曾经在知青年代受惠过手抄本《一双绣花鞋》的青年，而今已进入耳顺之年的老知青，应该向他致以真诚的敬意。

向一段传奇致敬。

雁 宁

2014年9月9日·夜于北京

目 录

001

在茫茫的夜色后面
《一双绣花鞋》小说原稿

091

一 双 绣 花 鞋
(电影文学剧本)

165

海 棠 依 旧
(电影文学剧本)

263

麒 麟 花
(电影文学剧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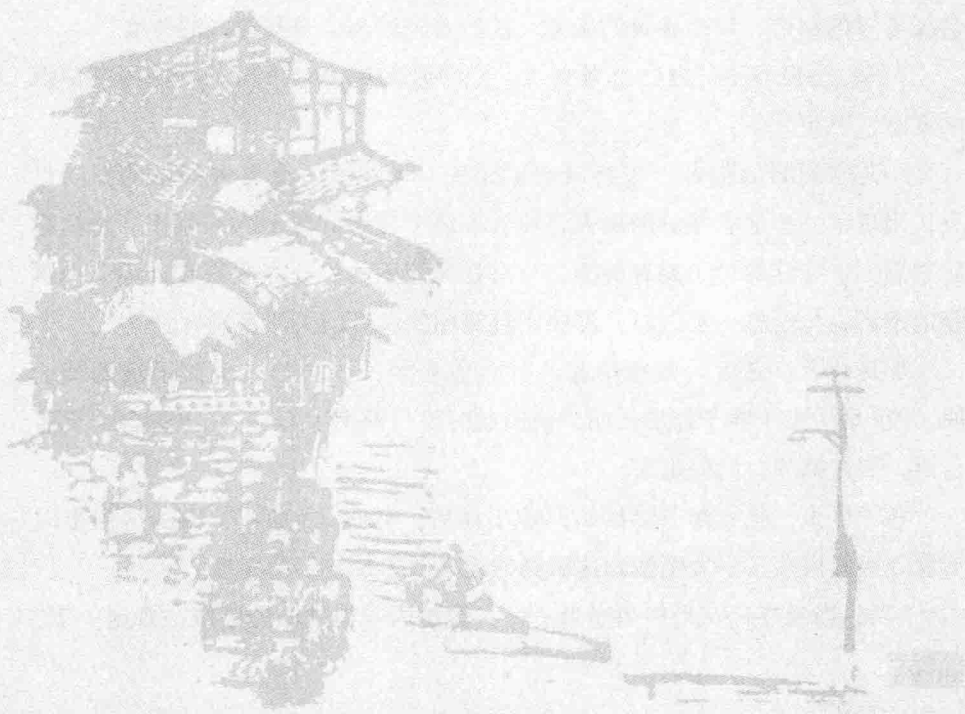
397

槛 外 人 语



在茫茫的夜色后面

《一双绣花鞋》小说原稿



一、危楼孤灯

C城。

寒冬的深夜。

天空漆黑，刺骨的北风，卷着飞扬的灰沙扑拂着屋瓦，沙沙作响。

城区，一条狭窄深长的小巷，静荡荡的没有一丝人声。巷子转角处，一盏孤零零的路灯，发出昏黄的微光，映照着道路两旁苔藓斑驳的砖墙。

“当！当当当——当！当当当——”沙哑的更声，报出了凄凉而又深沉的夜意，三更天了。

一阵空洞洞的脚音，在巷口响了起来。伴随着一点慢慢移动的黯淡灯火，出现了一个老态龙钟的更夫，他的头蜷缩在翻起的旧大衣领里，毡窝帽压紧眉尖，冻红的鼻子淌着清涕，一对迎风流泪的昏花老眼露在外面。他蹒跚地走着，每经过一家门口，都要用灯笼照照，看门关严实没有。

那是什么？老更夫弯腰拾起一件黄色东西，原来是一个孩子玩的绒毛熊。“准是星星小胖子掉的，明天还给她时要打两个手心。”老更夫含着笑意自语，揣好绒熊，向前走去。

巷子尽头，是一幢三层楼的西式小洋房，名叫“静庐”，因为房主走时不肯分租，机关又不大愿搬到这僻静的地方，于是空了两年多。

“当！当当当——当！当当当——”老更夫习惯地四处望望，蓦地一下，

他怔住了。

“什——么？”灯光！

老更夫用袖子擦了擦潮湿的眼睛，又往“静庐”高处看去，三楼上确实有一点微弱的灯火，闪烁不定地亮着。

哪里来的！？

老更夫蹑着脚，走了过去，轻轻一推，黑漆大门发出“吱呀，吱呀”的声音，裂开一条小缝。

老更夫心跳快了，他壮着胆再把门推开一些，轻手轻脚，摸了进去。

走上几步石台阶后，进了一间房门半掩着的小客堂，里面桌椅布满了厚厚的灰尘，一股浓厚的霉味和鼠气充塞屋内。老更夫晃着灯笼四处照照，墙左角一道小月亮门也开着，出去是一个小天井，中间有个花圃。他无暇细看，找到一个黑洞洞的小巷，走了进去，原来这是上楼梯的过道。在上楼梯处，他在灯笼的微光下又看见一些杂乱的脚印，显眼地踏在厚厚的积尘上。

确实有人上楼去了！

老更夫刚要举步，又站住自忖：慢着，万一真是歹人，戳我一刀咋办？他犹豫了一阵，慢慢回转身——叫警察去。但没走几步，又转念一想：你还评过“四防”模范咧！邪不胜正，怕啥？他一口气吹熄灯笼，像个老猫似的，轻手轻脚地摸了上去。

他一面摸，一面往上看，摸了大概十来步，忽然脚踩个虚，“砰”地跌了一跤，铜锣摔到梯上，“啜”的一声，响了开来。

三楼上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音。

老更夫扶着楼梯，半晌爬了起来，扑哧扑哧直喘粗气，想：这下完啦，把小偷吓跑算了。他抖抖战战地点着蜡烛，又往上爬。走了几步后，为了壮胆，大声喊叫：“什么人在上面——什么人？”

除了瓮在屋内闷声闷气的回音外，三楼上静悄悄的，没有半点儿声音。

老更夫走上三楼后，又怕又累，心都快要跳出喉咙了，战战兢兢又喊了一句：“什么人在里面？”还是没应声。他拿着灯笼的手，先伸进屋内，四周

一双绣花鞋

一晃，没人。他狠劲踏着楼板，咚咚作响，走了进去。忽然一股蜡油味从屋内一个套间的小门冲出。老更夫呆住了，他又用发沙的声音喊道：“你还不出来——我——我要喊了咯！”

死样的寂静，笼罩着这个房间。老更夫走上两步，猛推开套间的房门。

“呀！”

一个人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，颈上勒着一根棕绳。这一瞥，吓得老更夫往后踉跄两步，浑身打战，惊愕得几秒钟不能动弹。

好一阵，他才恢复神智，一步一停地走了过去，弯下腰看，躺在地上的人，圆睁着一双玻璃样透明的眼珠，大张着嘴，在两排森白的牙齿里面，半露着一条发僵的红舌头——死了！老更夫呆呆蹲着，他觉得这屋除了蜡油味外，还有股什么味似的，有点像脂粉香。

他顺着死人头发看去，一个玻砖柜子……

“啊！”

那是什么——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。天哪！绣花鞋动了一动，是一双人脚。

“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这话还未出口，背后响起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，他正要回头，一个沉重的东西，猛地打到后脑勺上。老更夫只觉得眼前金星乱溅，天旋地转，倒了下去。

灯笼内的烛光，倏地熄灭了……

二、石窟中的油画

“静庐”内严密肃静地进行着勘验工作。

“无名男尸是被一钝器猛击后脑延髓神经昏迷后，再以棕绳勒毙。”

市公安局一科科长沈兰，凝神听完法医验尸报告这一结语后，浓厚的眉

毛一拧，固执地沉思着。一缕冬日的阳光，透过灰扑扑的窗户，笔直落到他的脸上，但他的眼睛一点也不避开，严峻的眼神显得格外锐利深沉。半晌，他的浓眉扑簌簌动了两下，向助手方承武问道：“遗物中有什么发现？”

“没有，”方承武答复得挺干脆，“这些坏蛋掳得很干净，只是在死者贴身的运动衫上，印着‘一中男篮’四个红字。”老方像根憋着大劲的强力弹簧一样，猛地站直了他粗壮的身躯。

沈兰轻声自语：“又是一桩无头公案。”他侧目一望方承武，“怎样？跑一趟市立第一中学？”

“不跑也不行呀，如果连死者的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都搞不清楚，这案子就成了老虎吃天，不知从哪儿下嘴咯。”方承武大咧咧地说道。这个部队转业的老侦察员，就是这样倜傥不拘，土埋半截身子都还要打几个哈哈。

沈兰带着刚刚可以察觉的微笑：“去吧，顺便到医院瞧瞧那老更夫，看能不能找点线索。”

方承武把黄布军袄往背上一披，冲屋里嚷道：“小朱，我走啦，你仔细瞅瞅靠墙根那几行脚印，我看这几个家伙都像患了软骨病，可又忘记带手杖一样，老是扶着墙走，一步挪不了四指宽。”

朱玉雯——沈兰的第二个助手，正拿着铅粉、石膏拓着墙根的脚印。听见老方的叫声，一抬眼皮，笑了，脸上掀起一双逗点似的小酒窝：“我正在敲这几个脚印咧，的确有点意思。”

老方大踏步走了。

沈兰若有所思地踱到朱玉雯身旁，问道：“敲出点什么意思没有？”

小朱站直身，从兜里掏出个放大镜递给沈兰：“科长，我仔细看过，从进门起，顺着墙根直到三楼，都有三对不同的脚印斜向着墙，从踏灰的厚度看，这些脚印每跨一步的停留时间都比较长。”

沈兰不看墙根，却把放大镜对着墙上齐人耳高的地方问道：“你注意到这些痕迹吗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小朱从放大镜里看去，墙壁灰尘上有些斑斑点点的敲击痕迹，隔一步又

一双绣花鞋

是一处，和墙上的脚印似乎有规则地对称排列着。小朱的脸微微一红，因她事前没有注意，多少带着点迷惘的神情望着沈科长。

“注意它的高度和人体相称的部位。”沈兰说道。

小朱一比，刚齐耳朵，她模拟着脚尖斜向墙壁，边走边敲的姿势，立即恍然大悟：“他们好像是在寻找东西，每隔几步就敲敲听听。”

“对。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们在寻找什么？找着没有？”

小朱敏捷地答道：“如果有稍大的东西藏在屋里，八成没有找到，因为房内上下都没有破墙痕迹；也没有大量脱落灰尘的地方，说明没有启动暗门、壁橱之类。”

沈兰默不作答，却向站在门边的户籍警问道：“你说这房子解放前是个伪工兵高级军官所有，解放后又是谁住呢？”

“听说解放前半年多，这房子才卖给现在的屋主张依卿，1955年张依卿回上海老家探亲去了，但房子也不出租也不出卖，一直空着。”户籍警答得不流畅。

沈兰又简短地提出了一串问题：“解放前那个伪军官姓啥？干啥？和后来房主的关系？张依卿表现怎样？”

户籍警抽抽搭搭说道：“我刚调到这个段才半月，原来的户籍调到公安校学习去了，这些情况我不大……”

沈兰的眉心皱了起来。

“科长，”小朱说道，“让我们也跟着这些脚印，走走敲敲听听，也许能找到些点子。”

沈兰略一思索道：“把我们的思路先和敌人的动作集中到一个焦点上，对破这种无头公案可能有好处。但是，也要足够估计坏蛋们的智慧，既然他们搜了不止一遍，看来毫无所得，我们又何必重复他们失败的教训呢。”

“那就下点笨功夫，把这屋的高度、跨度、结构都彻底搞清楚，看是不是能找出夹墙、暗室这些玩意。”说到这里，小朱顿了一顿，以她那特有的精细和敏感补充了一句，“我有个直觉，如果坏蛋们要找什么东西，很可能

是解放前那个伪军官藏下来的，可那人是工兵啊！”

沈兰带着几分赞许地笑了笑：“灵感，在侦查工作中的需要，并不亚于在诗中，只不过应该有严格的事实基础。我看，咱们俩不唱二人转了，还是找个专家来帮忙吧。”

小朱眉毛一挑，脸上带着惊奇的神情：“专家！哪来的？”她清楚地知道沈兰在刑侦工作中，从不迷信权威；而且在市局的侦查人员中，沈兰也算出色的了，自打他从边防转业到市局后，破了几个复杂的专案，都受到省厅通报表扬。好事的人还把他过去地下工作的生活，描写得像虹一样富于色彩。“怎么，他也离不开专家？”

沈兰没有理会小朱的惊诧，吩咐户籍警：“请到附近找一两个可靠的老泥水匠来帮帮忙。”

户籍警连连点头：“对，只只船上有艄公，搜房子找泥水匠来最好。”

说完撒腿便跑，半袋烟时候，就找来了个须眉斑白的张泥水匠，边走边在自己围裙上擦着手上的灰泥。

沈兰迎上前去，户籍警介绍，握手，敬烟。然后沈兰简单谈了一些情况，希望这位“老专家”看看这房子修得有什么蹊跷的地方没有。

“啥子‘专家’‘瓦家’哟，一路看一路说嘛。”张泥水匠一紧腰带，含着烟袋就走。“我晓得这房子是民国二十八年伪兵工署修的，东洋人投降就由兵工厂办事处林主任住。我进屋去粉刷过两回墙壁，没有看到啥子夹墙、暗屋，只听说后花园有个防空洞通大隧道。”

“林主任！是不是叫林南轩？”沈兰惊异插问。

“就是他，这是他第三个小婆子住的地方，他经常坐着凉轿来。”张泥水匠答道。这个“老专家”极为熟练地边敲墙、边听、边走，有时看看天花板的接头，偶尔又在屋角用劲蹬踏几下楼板，但走遍三楼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
张泥水匠坐下，吧嗒几下旱烟，神色庄重地说：“这屋里要是藏点小东小西那不敢说，只要有尺把见方的夹壁、暗洞，还躲不过我的眼睛。”

户籍警没头没脑地插一句：“有东西不藏在屋里，未必还放在外头等人

一双绣花鞋

来拿。”

一个闪电似的念头，掠过沈兰脑海，但小朱的嘴更快：“你说放在屋外等人来拿？”

年轻的户籍警显得有点尴尬，木木讷讷地说：“我，我只是顺口。”

“不，你这想法很聪明。”沈兰霍地站了起来，对张泥水匠说，“老大爷，我们再去看看外面的院墙、大门。”

张泥水匠不紧不慢地跟着立起来：“我记得要解放的时候，这屋的门面修过一次。”

朱玉雯忙问：“修的哪点？”

张泥水匠磕了磕烟袋：“那阵我去整‘九·二’火灾的火场坝去啦，路过这里看到几个兵大爷在糊墙壁。他们修理之后，我从这里过一回，看一回，总觉得门面上啥地方有点看起来不顺眼。”说着来到墙外，张泥水匠又开始敲、蹬、剥、听，但还是没啥发现。张泥水匠自己嘟噜：“又是抱鸡母啄糠壳，空搞一阵。”

沈兰毫不气馁地问：“老大爷，你刚才说那几个兵大爷修理过后，这门面有哪点不顺眼呢？”

张泥水匠眉心上添了褶皱：“你看嘛，现在看起还是不顺眼，到底是哪点，我又说不出来。”

沈兰低声对小朱说：“你刚才不是说到灵感吗？我看他这才是有了科学的职业灵感。因为人往往是从自己的职业习惯出发，来选择对新事物的第一着眼点。就像俗话说的那样，剃头匠看人先看脑壳，擦皮鞋的先看脚，泥水师傅自然就会先注意人家房屋的门面。他看不惯的地方，往往不合常规，我们就应该注意。”

“对，就是这里！我过上过下七八年，今天总算看出来了。哼，再找不到毛病，我就算和尚的卵子，白长这么大。”张泥水匠兴奋地拉着沈兰，一指门侧两旁的砖墙，“先前，大门两边凹进去两个石框框，装了一对门灯，‘静庐’是块黑底金字的小匾，挂在大门上坊当中，看起来品品对对的，不

像现在这副样子：右边是盏路灯，左边挂灯的地方却用水泥糊死，立起写上‘静庐’两个绿字，大门高头又空出一大块白额，看起来就是不顺眼嘛。”

不待听完，沈兰两步跨上前去，一敲左墙刻着“静庐”的地方，里面发出空响。张泥水匠毫不怠慢，忙用泥刮刀，轻轻剥去墙面上那层水泥，取掉一块木板，里面现出一个长方形的石窟窿，他伸手摸出一口不大的铅皮箱子，上面贴着一块红印黑字的封条：“中华民国38年10月25日封。”

小朱耐心用水熨湿封条，慢慢启封，打开箱子一看，里面只有一部手摇发电机，另外就是一幅色彩柔和，优美动人的油画，标着“南园春色”四个绿字。

三、扑朔迷离的案情

傍晚，沈兰和朱玉雯才回到局里。

沈兰走进办公室，拿起一个红色卷宗，斜倚窗旁，就着黄昏的光线，细细读着几份“敌情通报”。

小朱替他开了日光灯：“科长，休息会吧，不然你又要找医生要巴比妥了。”

沈兰不置可否地“嗯”了一声，“你也休息会儿吧。”

“我马上开始科学的休息。”小朱说着，向一张堆满化学药品、烧瓶、烧杯的桌子走去。

一听“科学休息”，沈兰知道她又要搞化学实验了。小朱丰富的化学知识在公安局可是大大有名的。她原是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，因为技术检验需要，才调到市公安局一科。她热爱侦查工作，但怎么也忘不了心爱的化学实验。在一个夏月溶溶的夜晚，市公安局办公大楼的二三层楼上，突然弥散开一阵强烈的刺激性气味，使人涕泪横流。技检室的同志很紧张，怕是特务扔进了毒气弹，四处找寻气源，马上就在一科“破案”。原来是小朱，她一边

一双绣花鞋

在紧张地思考问题，一边又心不在焉地把盐酸注入了二氧化锰瓶里，产生了氯气。刚巧，她背后一架电扇开着，把这些氯气都吹到窗外去了，自己一点没有嗅到，可苦了二三楼上的人。“破案”的时候这个倒霉的化学家，还侧着头用玻棒在烧瓶里搅呀，搅呀，弄得技检室的同志哭笑不得。从此，老方就叫小朱“生产喷嚏的化学家”。

想到这里，沈兰不禁微微一笑：“你这个化学家呀……”

小朱带点娇嗔地打断他道：“只会制造鼻涕眼泪，是不是？你可知道化学的重要性，它……”

“它，不仅在工农业中越来越重要，处处都要实现化学化；而且公安工作和它的接触也越来越多。”像念经似的背完小朱的这套口头禅后，沈兰笑眯眯悠悠地说，“我在大学念的外文系，但完全支持你的化学，不过赫尔岑说过，‘单单研究科学还不够，必须让它生活’。我只希望你的化学能适应公安工作的‘土壤’‘气候’，生活下去，开花结果。那样，人们就再不会因为不习惯而打‘喷嚏’了。”

小朱听着，在她黑盈盈的大眼睛，最黑最亮的那一点上闪现出了一瞥沉思的笑意。她在想：“我们这位科长，开起玩笑来也是这样文绉绉地发人深省，怪不得老方在背后说他‘活像个副教授’，就缺几篇论文和一副牛角眼镜了。”

提到沈兰的性格，也的确够他下级捉摸的。工作起来，他对人对己都严厉得近乎苛刻；一切按计划办事，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决不夹七夹八乱扯。长期的情报工作，把他锻炼得非常锐敏，有理智的勇敢，惊人的自制力和按逻辑迅速推断敌人心理的能力，活像一只刁猛的山鹰。这些都使他的下级钦佩不已，但同时又觉得他多少有点学者味。空闲时，谈笑风生，旁征博引，才华横溢，业余兴趣也是多种多样。小朱就怎样也统一不了这些“矛盾”。譬如说吧，沈兰喜欢雕刻，他的一幅套色木刻“山城晨曲”曾在全国美展中获得佳评；有人说，他如果用花岗石雕刻一颗心，这颗心也会勃勃跳动。小朱到一科才一年多，就收到沈科长送的三个精致石章。老方已经有他雕的五个